

谢新源 著

读
森
世
悟

花城出版社

沧浪集

谢新源 著

花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蒲生
封面设计 王惠敏
封面题字 郭 风

沧 桑 无 语

谢新源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天河开发区工业园建工路17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插页 125,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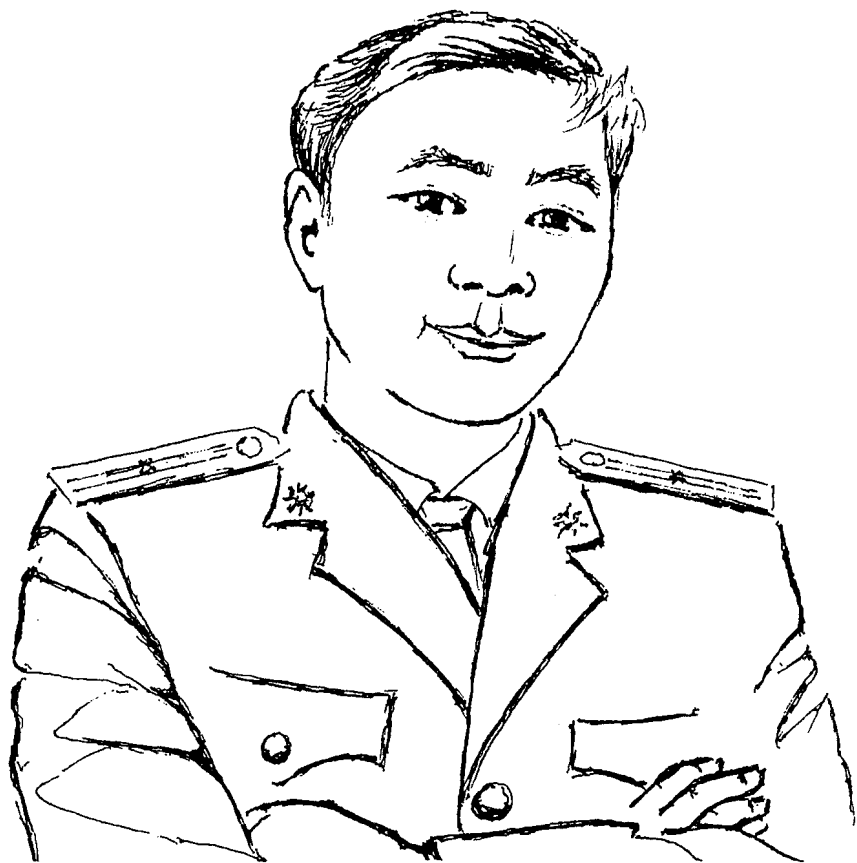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ISBN 7-5360-2943-8

I·2506 定价:15.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家简介

谢新源，河南温县人，1960年10月出生，1979年底入伍。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工程学院、桂林陆军学院。现任职广州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1985年起致力于文学创作，出版有散文集《心踪·游踪·神踪》、《沧桑无语》，报告文学集《流程》。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广东会员，广东散文诗学会会员。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的第二部散文集。

作者以一种散文家对于客观事物的特殊注意力和敏锐，深情地描绘生活。作品内容丰富，对历史和时代有不同寻常的穿透力，感情真挚，意境高远，语言幽雅清淡，韵味隽永，笔墨传神。读者可以从精品式的艺术欣赏中获得以理性和美之享受。

作者手迹

跟随母亲漂泊

谢新源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已从西安下城迁回乡下。那是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使国内民生极端困境，于是政府鼓励城镇居民迁返农村。母亲和父亲是自愿回河南乡下的，不过母亲并未务农，她从事她所喜爱的河南坠子说唱艺术。故乡方圆十里，20个村，几乎村村母亲都曾涉足。[redacted]在乡间演唱，虽说不比城里，但由于母亲艺技不凡，常常受邀到电台录音，还安排出国访问，行踪不时见诸报端，她所拥有的听（观）者却是更众，受到[redacted]的款待并不亚于现在的种种“明星”。

那时我四、五岁，不到上学年龄，母亲忙于操劳，我不在家反要拖累她，唯有跟着母亲，

序

哲人说,艺术美高于自然,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就比自然美高多少。

谢新源的散文美,是从他对生活(包括人生)的入微观察和描写,在他的心灵中经过酿造,变成了艺术散文。如果把生活比作水,那么,谢新源的散文是白酒。虽然,酒和水都是无色透明,都是冷冰冰的,但是酒和水有不同之处,人们把酒喝进肚子里,立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一是从冷冰冰变成热呼呼;二是从无味变成香醇。人们会不同程度地感叹:有味道!

新源写散文,在入微中见功夫。他写北风中的寒舍,“入冬就起北风。那风一路呼号,是打着旋儿来的。且曲中取直,缝缝隙隙,见孔就入。它钻进屋子里,母亲面前那盏油灯火苗儿如豆,眨眨眼就被吹灭了身子,明暗不定。母亲取过一条蓝布条,塞住窗缝,又蜷了身,从

那只枣红色木箱底抽出一件衣物。她拿到灯下，掂起垂开。瞬间，我眼前倏地闪过一团金光，像眼被击而冒的金花。那金光随着灯火苗儿的飘忽而影摇，仿佛摔碎又溅起，忽而星星点点，忽而明成一片。昏暗的屋宇顿映金色，亮堂起来。”大凡写得入微就会生动，就会传神。对于火苗这样单调的事物，能写到这么生动，就不太容易了。因此，新源的散文常有传神处。笔墨传神者，是一种功力，而且是散文的重要功力。它能把握住事物最主要的特征，或给予逼真，或给予夸张，或给予变形（新源主要是逼真），使之从生活变成艺术。比如，写女人之美，凡人常常比作“花”，再写就俗不堪闻。黑格尔却从印度看到女人美的最动人的形式：“一种衰弱的美。在这种美中，所有粗鲁、刚毅和矛盾的东西都消失了，只有处于某种感情下的灵魂，然而人们看到灵魂中的自强自立的自由精神已经死亡。因为虽然这种如花似玉的生命之美有想象力和天才，她的生命之源——灵魂的呼吸喷发出阵阵玫瑰芳香，弥漫于她周围的一切，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爱的花园。但是，假如走近这种美，以人类的尊严和自由仔细观察她，那么，我们的第一眼中越楚楚动人，我们就越会最终发现她没有任何价值。”这种观察，便具入微的功力。凡入微者，多能“入味”；上乘者，则“味道好极了”。

新源写散文，还能以小见大，力图揭示一个时代。我颇为欣赏他的写亲情之系列作品，当中有一篇《一双

檀木板》，那是“长不及尺，寸把见方”之物，作者从它“两板相击，声可脆、可钝；可轻、可重；可长、可短。且高声传数里，近不震耳；声轻却清晰，远不觉模糊”，端的这双“宝物”却几经曲折，在一场演出中，突然不翼而飞。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在典铺中失而复得。再后来在“文革”的“破四旧”中又被清缴……读者完全可以透过这些曲折的经历，让那双檀木板有声有色地诉说着檀木板主人的不寻常的经历，以及在这经历中洒下的血和泪。与此同时，透过人物的跌宕折射了不同的时代。类似这种以小见大的散文，在新源的散文中随处可见。人们都会觉得，英雄行为比较容易写，愈是凡人凡物愈难写，因为愈是平凡，愈是渺小，而又要从平凡渺小中透见不平凡处，甚至对某个时代、某种历史具有不寻常的穿透力，就要有一定的力度。作者写《走进冰心故居》和《巷深笛声远》以及《不了高原情》等多篇散文，都或多或少，或浓或淡地折射出那个时代某种本质。我以为散文能以小见大，与作者出世入世有关，翁同和有一首诗写得妙：“识画真如论将难，万人若个是登坛。闭门深巷无车马，冷写秋光独自看。”识画难，识生活更难，识生活中的细微而又藏着一个时代者更难。人生各种活动，大抵是生命意识和生的意志的表现，所谓入世出世，吐纳静坐，以至神的永生，佛之永寂，以至各种凡人或流派欲建理想于凡尘上，都是这个意思，不过手段各异罢了。这便是它小它大之所在。

读新源的散文,可见其有一定的古文古诗的功底。中国古文讲究文气的清明疏淡,讲究自由洒脱,讲究含蓄蕴,讲究情味。当然,用笔有粗旷的写意,也有工笔的细描。不论哪种手法,作者透过粗写细描,要表达心中某种意象是无疑的。这种意象,就是作者眼中的人和物的一种诗化的过程,是作者把人和物通过对其形貌进而写出风采、气质、品格,或叫以形写神,从而达到意蕴的幽邃深婉。作者的语言也受中国古诗文的影响,因而幽雅清淡,颇有情味。

我以为新源的散文功底是不错的,只是略嫌简单,如果把生活写得复杂一点(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作者的情感也写得复杂一点,不断加强散文的悟性,加强散文对生活和历史的穿透力,我看可望大器有成。

1998.6.11

目 录

序	杨羽仪(1)
心灯如月	(1)
跟随母亲漂泊	(5)
转动的岁月	(9)
巷深笛声远	(13)
不了高原情	(17)
缀满金屑的棉袄	(22)
一双檀木板	(26)
戏人	(31)
父亲	(34)
正月初二在郭风家	(38)
雪落潼关	(41)

老茧真好	(45)
生命之解	(48)
在郭风先生家读画	(51)
烙印进记忆的足迹	(54)
劫年	(57)
赶集	(60)
鹦鹉的感怀	(63)
狩猎 感觉罪恶	(67)
观三君子作画补记	(70)
读书往事	(75)
仲秋枣糕	(78)
金色池塘	(81)
枯萎的香椿树	(85)
老乡司马懿	(89)
虢公台	(93)
故人李棠阶	(96)
倾听鼓声	(99)
起五更	(101)
夜浴	(105)
东园路书市	(107)
走进冰心故居	(111)

孔庙偶得	(114)
走进烟水亭	(117)
夜宴浔阳楼	(120)
神思风月楼	(123)
亭的文学闲话	(127)
巴女骑牛唱竹枝	(130)
井冈歌墟	(133)
午话阁皂山	(136)
胜景八境台	(140)
高原听歌	(143)
晨游宝通禅寺	(146)
正气七百年	(149)
黄土所掩埋不住的	(154)
春色尤浓潭柘寺	(157)
潭柘寺二奇	(159)
紫荆情结	(161)
庐山游花径	(164)
登白帝城	(166)
虹起井冈瀑	(169)
天马河观小鸟天堂	(172)
“圣火”燃起的地方	(175)

碉楼风景线	(179)
水山风月沧浪亭	(182)
体味“郁孤”意蕴	(185)
江枫短唱	(189)
河之街	(191)
天上佛光	(194)
寻找林则徐	(198)
后记	(209)

心灯如月

晚饭后散步回来，我、儿子和妻一如既往地达成默契：我写作，儿看书，妻弹琴。我们各自关严了门，沉浸到各自所钟情的天地里去。电就是在这时停的，房间里顿时漆黑如罩，琴声嘎然而止。也不过片刻，妻摸索出了那支陈旧的蜡烛，“嚓”的一声响，客厅里先亮起一束毛笔尖似的烛光。

蜡烛燃烧得静极，火苗儿纹丝不动，柔柔的光款款地投向四壁，屋里多起隐隐约约的黑影儿。妻和儿子不习惯这样的暗淡，轻掩房门到院中纳凉去了。我无奈地搁下笔，藉此点了支烟，静坐桌前，目光就落到了烛焰上。屋里是少有的静，烛光下的青翠纹竹和墙上的字画条幅被罩上了一层朦胧；烛光的芳香淡淡弥漫。烛，营造出满屋的馨香和温情。

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静如处子的烛焰。凝望着，它就幻化成了一盏油灯，蓦地点燃凝固于我心头已

有十数个年头的思绪。油灯,对于我来说记忆尤为深刻。抑或,我所有智慧的开启,无不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约是在上小学五年级时,因为要升初中,我们晚上开始上自习课。那时,故乡偏僻尚未通电,30多位同学端着油灯汇集到教室里来,一俟点燃亮光如柱,立刻四壁生辉。第一次处在几十盏灯同时燃亮的辉泽里,我们原本就十分活泼的童心越发地激动不安,素来宁静的教室搬椅挪桌,呼应嘻笑,难得安宁。有调皮者趁人不备,扑地吹灭同桌亮着的灯,那正在看书的同学先是一愣,继而就要动手揪人,揪不着便扑地也将对方的灯吹灭……

这个晚上正值隆冬,有米粒大的雪花飘然摇落。间或就有一股北风透过窗棂缺了玻璃的豁口吹进教室里来,齐刷刷一片的火苗儿先是被吹得卷缩了身子倾向一边,陡然变暗,未待挺直恢复先前的亮,便纷纷地熄灭,大家就又是一阵惊呼。唯角落里剩下一、二盏孤灯,成了“火源”。众人一窝蜂涌去,争着要先点亮自己这盏,接着就听到油灯坠地的脆响。整个冬季,每晚自习总会有十几、二十分钟这样的嬉戏,简陋窄小的教室里温馨凭添,多了份浪漫,少了份凝重,我们负重的童心因此而变得轻松、愉悦。

初中大家都考上了。或许是年长了,或许是课程骤然增多,或许是有了两年之后要考高中的压力,我们从入学这天起便开始上晚自习。灯还是过去的灯,人还是

过去的人，而教室里却是再也看不到先前众人笑闹的情景了，个个面孔紧绷，神无旁及，火苗儿袅袅而燃。肃穆的教室里更加沉寂，心里泯灭已久的那种压抑和负重感又悄悄地萌发……

上高中是在十几里地外的公社，没有想到晚上会是在电灯底下看书的。虽然吊在屋梁上的只是普通白炽灯，但与过去的油灯相比，那就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了。电是校办工厂发的，尽管一到夜晚柴油发电机的响声会打破校园的宁静，却丝毫不会使人觉得嘈杂，仿佛那突突的响声是夜的伴奏曲，夜因为有这样节奏分明的轰鸣而变得富有活力，充满生机。

不过，油灯是未敢抛弃的，那时柴油价贱，供不应求，学校常因缺油而停电，所以，从初中带来的油灯始终在抽屉里占有它的位置。而1978年的夏天，每个晚上的自习我们几乎无一不是在油灯下熬过的。

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初夏，数以百计的补习生、插班生涌入校园，同我们应届生一起迎接高考。教室里异常闷热，能静下心来复习是不可能的事。每到夜晚，所有的课桌都被我们各自搬到教室旁一溜儿排开的几个篮球场上，或三五合并，或独处一隅，然后点亮油灯。这是一个庞大的灯阵，数百盏油灯，灿然的火焰，在夜的空间跳动，星点相连，忽闪摇曳，若星河般绚烂，圣火降临般壮丽……

晶亮的月升起来，能够看到月光下油灯淡蓝色的烟